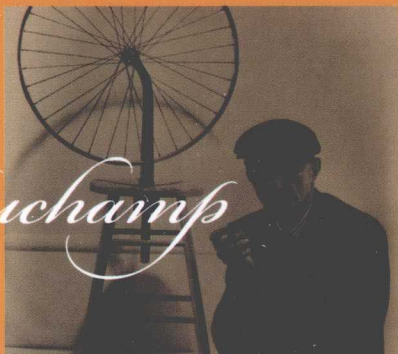


Marcel Duchamp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杜 尚

[法]卡罗琳·克劳丝 著

陆汉臻 译

图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05
38

Marcel Duchamp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杜 尚

[法]卡罗琳·克劳丝 著 陆汉臻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48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尚 / (法) 卡罗琳·克劳丝著; 陆汉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1-17032-8

I. 杜… II. ①克… ②陆… III. 杜尚, M. (1887 ~ 1968) —评传

IV. K837.1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279号

Marcel Duchamp by Caroline Cro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6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Caroline Cros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REAKTION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杜尚

著作责任者: [法] 卡罗琳·克劳丝 著 陆汉臻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032-8/K · 06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70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教授埃德·施克引导我进入现成品和马塞尔·杜尚的思想。他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教我使用我的环境。一切早就在那里了。艺术家的职责就是去重新组织事物，将它们组合起来，就像组成一种新的化合物一样。

——杰夫·昆斯，《世界报》，2005年8月31日

“现在，我们进入了2005年，置身于审美停歇和反思的时刻，这个时刻被各种活动和画廊发展的种种模式所掩盖，与此同时，在这一个永不止步的艺术再现的潮流中，艺术家们不断涌现，不断消失。在某些意义上说，这可以说得上是艺术创作的完美的环境。这是一种被所谓的‘活力’艺术市场”所鼓励的状态，而这种艺术市场总是在压制这样的可能性：面对眼前正重新自我改造的市场，你竟能坐视不动。在这样的时刻，在眼下正在被激活的艺术世界内部来谈论杜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种影响是隐而不见的，但这些思想在周围浮现，使得解码/重新编码的要求变得既迫切又随意。我们同时处于艺术停滞和文化大战的时刻。

——利亚姆·吉利克，2005年

目 录

- 1 引 子 1
- 2 马塞尔，火车上这个忧伤的年轻人 7
- 3 上船，去纽约，1915—1918 年 28
- 4 现成品，1914—1964 年 44
- 5 合 作 64
- 6 “展出——感觉就像结婚” 81
- 7 《甚至被她的光棍汉们剥光了衣服的新娘》 103
- 8 复制作品而不重复自己 119
- 9 策 展 132
- 10 作为爱的艺术 / 大众的色情 142
- 11 “玛丽亚，(你)终于来了” 150
- 12 生前最后事 161
- 注 释 168
- 参考书目 185

1

引 子

当杜尚一家人——一个出色的艺术之家——在诺曼底乡下住在一起时，年长的兄弟下国际象棋，父母和来访的友人打牌，两个女儿和杜尚夫人弹琴，两个中间的孩子，苏珊娜和马塞尔，则在尽情嬉闹，相互戏弄，分享心中的秘密，巩固感情纽带。正是在儿童时期，马塞尔·杜尚形成了对国际象棋和其他棋类的兴趣，喜欢上了这种需要冒险和运气的游戏。于是，在普泰克斯雅克·维龙的庭院里的下棋游戏就成了他在十几岁时所作的人物油画的一个题材（《下象棋》，1910年，费城艺术博物馆）。多年以后，杜尚脱离家族圈子浪迹美国，此时象棋成了他的最爱。纵其一生，他天天下棋，从不间断，就像一个画家天天独自一人去画室作画一样。

杜尚直截了当地承认，他非常喜欢与专业棋手对弈，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喜欢待在艺术圈子里，不喜欢担当画家或者“电影摄影师”的角色。甚至在他自己成为专业棋手



杜尚家族在薄兰韦勒 - 克雷冯, 1893 年。马塞尔头戴法国军用平顶帽, 时年六岁。

以前,他就遇到了别的象棋迷,除了他两个哥哥以外,还有瓦尔特·艾伦斯伯格和曼·雷。

1919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他加入了当地一个象棋俱乐部。他通过从报纸上剪下棋局的办法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并掌握了当时极其有名的古巴棋手何塞·劳尔·卡帕布兰卡首创的下法。他也发明了一种通过书信下棋的方法,使得他与远在纽约的赞助人瓦尔特·艾伦斯伯格信函往来,博弈不辍。如果说在艺术界他成了一个业余爱好者,那么对于投身象棋界他则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我是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象棋迷的。我发现我周围的人都变成了骑士或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与我无关,

我只关心输或赢。”^[1]杜尚在1922年回到纽约时,他的朋友亨利·皮埃尔·罗西鼓励他继续从事艺术研究,但他这样坚定地回答:

不,我真不想拓展我的领域了。等我有了一点钱,我要去干别的事。但我并不认为我从艺术研究中赚到的几百法郎或者不管多少,能够弥补这种将作品重新展现在公众面前的麻烦。我的画家或电影摄影师的生涯就到此为止了。现在唯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一种能使我庄严地下棋的神药。那是真正使我迷恋不已的东西。^[2]

的确,过了不到一年,在1923年,他放出话去,说他已经放弃绘画,将他的主要作品《甚至被她的光棍汉们剥光了衣服的新娘》半途而止了。

自此,杜尚与艺术决裂,正式将艺术创作放在次要的位置;艺术创作只是在他每日的下棋间歇偶尔为之。作为法国象棋联合会的成员,他参加了在布鲁塞尔、蒙特卡洛、加穆尼克斯、格勒诺布尔、尼斯、汉堡和卢昂的职业锦标赛,他是各地象棋俱乐部的会员。^[3]在这些锦标赛上,他积极与国际著名的专业棋手对弈,比如弗兰克·詹姆士·马歇尔,乔治·考坦诺斯基和萨维雷·塔特考尔。“考坦诺斯基和我在城里有一间小办公室,他在那里接收邮件,眼下正在下50盘棋。”^[4]杜尚热衷于写作和发表文章,到1939年为止,他一直关注着《今晚报》上的象棋文章,这份报纸是由路易·阿拉贡经营的。杜尚还出版了一部

象棋论文集，这是他与德国象棋大师维塔利·哈尔贝施塔特在1932年合作完成的。法国出版社 NRF 拒绝发表这部书，之后，杜尚将手稿寄给了布鲁塞尔的出版商、棋盘出版社的埃德蒙·兰瑟尔，他同意以法语、德语和英语发表这部论文集。杜尚抓紧整理书稿，挑选论文，设计封面，与他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他分别印制了精装本（30册）和普通本，书名为《对立和姐妹方块之和解》。这本书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商业成功，但他的这一创举的极其无用性和荒唐性特点带给他很大的乐趣。“即使象棋冠军都不读这本书，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你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这些问题是终结棋局时出现的问题，相当少见，几乎是不切实际的。”^[5]

由此看来，杜尚对国际象棋产生经久不衰的迷恋，而对自己的“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却嗤之以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杜尚通过为1925年在尼斯举行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他本人也参加这次比赛——设计海报，并设计和制作象棋棋子和微型比赛这样的举动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1944年7月23日，他问他的朋友曼·雷：

你拿到袖珍象棋了吗？我（自己）做的，大约有50副，在美国市场就要卖空了。如果大规模地生产，那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而棋手不想付高价去买一副袖珍象棋。^[6]

同时，尼斯锦标赛的海报张贴到法国各地，《侦察兵晚报》

还以 100 法郎一份出售！不用说，今天，这些海报成了人人争相追逐的抢手货了。

1951 年，杜尚更有惊人之举，他把来自多伦多的一个年轻教授、历史学家迈克尔·桑诺莱引入圈内，这使他的朋友和学生大为吃惊。桑诺莱写过有关达达主义的博士论文。他有一次前去杜尚在纽约市中心的工作室拜访他，杜尚正在下国际象棋，要求他等他下完棋。这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了他的朋友——同意等他，但是他非常震惊地发现杜尚正在与一名赤身裸体的女子对弈。他马上惊叹于杜尚的大胆举动，感慨这次带有达达主义色彩的会面是友谊和尊重的一种真正体现。在 1963 年，杜尚在帕萨迪纳重演了这一幕，当时他正举办第一次作品回顾展。一张著名的照片显示他正集中心思地与一丝不挂的伊夫·芭比茨对弈，她的脸被头发遮盖着。

1968 年杜尚去世，他和他夫人汀尼所属的美国国际象棋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样一则讣告：

美国国际象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理事对马塞尔·杜尚的逝世深感惋惜。他是艺术世界的巨匠，也是国际象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担任董事会成员多年，其职责他人不能替代。我们有幸能与他共事，对此我们感到无尚荣耀。

国际象棋所固有的对智力的挑战，要求棋手对游戏和竞争应有激情，最重要的是，通过以黑白方块为象征的相对性的过

滤来对世界进行认知和把握，这一切正符合杜尚的思维框架，为他对意义进行不懈的追求提供了恒久的机会。象棋的严谨性，面对强硬对手时所需的心无旁骛和超然脱世，都锤炼了他的标志性的性情，朋友们和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这种性情与炼金术、密教和禅宗联系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神秘术和超自然的现象，比如，催眠术和不朽精神的照相术展现，杜尚总是持怀疑态度。^[7] 尽管他也许会对它们进行调戏，但他说他还是希望这些超自然的维度和神秘之物自发出现，并保持无形。当然，我们都熟知他是崇尚科学的，科学也是他的激情所系。但同样清楚的是，杜尚在永无止境地界定一种新的道德，坚定地但又不无精妙地破除偏见这一过程中，似乎一直关注着秘密的、深邃的、带有极大的精神意义的力量和资源。

在我看来，在以下篇幅中将要再现的杜尚——“面颊上露着舌头（这个短语在英语的意思是不要脸面，厚颜无耻。这也是杜尚的一件作品的名字。——译注）的杜尚”——是符合他的人生和创作的这一图景的。因为人们应该记住的，除了他卓尔不群的敏锐鉴别力和大智大慧，他精细和准确的举止，以及他捕捉猎物（现成品）时的那种闪电般的疾眼以外，还有他的仁慈心，他的爱，他的自觉，他的他觉，以及他严格认真地培养起来的诙谐幽默，所有这一切使得在人生道路上与他相遇的人都对他迷恋不已。

马塞尔，火车上这个忧伤的年轻人^[1]

这个孩子——未来将成为或许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早在 1913 年的纽约军械库画展时就将闻名遐迩，将投身于 20 世纪大多数的艺术运动，从野兽派、立体主义到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并预言了这些运动的几次重大的艺术革命——于 1887 年 7 月 28 日降生在法国小镇薄兰维勒 - 刻雷冯。该小镇离卢昂市二十公里。卢昂市是火烧圣女贞德的地方，也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地。^[2] 马塞尔共有兄弟姐妹五个，他是家中第三个男孩。他上面本来有一个姐姐玛德琳，但他出生时他的姐姐已经夭折。所以他是与两个哥哥加斯顿（1875 年出生）、雷蒙德（1876 年出生）和一个妹妹苏珊娜（1889 年出生）一起长大的。这是一个中产阶级之家，家中藏画丰富，家对面就是镇教堂。父亲贾斯廷·伊西多尔，也叫尤金，是一位公证员，从 1895 年到 1905 年担任小镇镇长。^[3] 在世纪之交，老杜尚原想着让他的三个儿子学习法律，没想到马塞尔、加斯

顿、雷蒙德和苏珊娜都成了艺术家，成了现代艺术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这些钱从他们将来所得的遗产中扣除——一直到他于1925年去世。母亲露西·尼科尔-杜尚与几个儿子的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疏远。据说她重女轻男，女儿玛德琳早夭之后又生下一个男孩，她的失望之情久久得不到排遣。

长子加斯顿起先学习法律，之后致力于绘画和雕刻。为了表示对15世纪诗人弗朗索瓦·维龙的敬意，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叫雅克·维龙。根据马塞尔·杜尚的第一任妻子莉蒂亚·费舍·萨拉仁-勒瓦松的说法，^[4]加斯顿能够脱离家族获得自由，这多亏了一位家族的朋友朱莉娅·伯特兰夫人（1868—1960）的帮忙。她是马塞尔的教母，在当时可谓是一个思想自由、行动古怪的女人，她对年轻的杜尚兄弟们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伯特兰夫人鼓励加斯顿背叛“家族开创的道路，放弃法律和公证员职业”，改名换姓，以便能在具有强烈个性的家族成员中脱颖而出：“从你自己身上开创一个新的个体：一个自由、独立的艺术家。为你自己开辟一个新的人生。”^[5]加斯顿找到了维龙，“因为他们俩的处境相似，不是因为他对诗人有特殊喜好”，莉蒂亚这样明确地说。“放弃法律投身艺术，这样做无疑被別人视为愚蠢之极。在法语中，说到一个人行为愚蠢，就会说这个人是雅克或者是个骗子。”按照莉蒂亚的说法，“这就是他给自己取名雅克·维龙的原因。”^[6]青年杜尚通向自由的道路必定

杜尚夫人与她的两个
儿子雷蒙德和加斯顿
（“雅克·维龙”）。



需要一个自我启蒙的持续过程，需要一个完整的非常个人化的决裂和决断的过程。

学医出身的雷蒙德在法国和美国以真正的法国立体主义雕塑家而声名远扬，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事业，夺走了他的性命。苏珊娜只比杜尚小两岁，对巴黎达达主义绘画的发展却有不小的贡献，她用一种被称为“机械作用式”的语言

创作半抽象的作品,这种语言由她“最喜欢的哥哥”和几个朋友,比如佛朗西斯·皮卡比亚,在一战前发展到顶峰。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瑞士画家让·克罗蒂,一道开创了“禁忌”运动,这是巴黎达达画派的一个神秘分支,信奉神秘的表现手法,而这种神秘性的表达是不可目及的,甚至是无法触摸的。苏珊娜和杜尚自幼关系密切,这两个人身上都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他们的自由,甚至要建立一种路障,以把不请自来的入侵者抵挡在外面。”还是莉蒂亚的说法,“苏珊娜,与杜尚一样,有其秘密的、不为人知的一面。”^[7]杜尚家的孩子们意欲成为艺术家(三个画家和一个雕塑家),但这样的决定不是随意做出的。杜尚在1949年表明,做出这个决定受到外祖父埃米尔·尼科尔(1830—1894)的影响。外祖父是一位船运代理商,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版画家,专门印制他的故乡卢昂的风景。在无名者协会图录关于埃米尔·尼科尔的生平笔记中,杜尚这样写道:

小时候,家里墙上挂满外祖父的画,我们就被这几百张画包围着。对于他的四个外孙(雅克·维龙、雷蒙德、苏珊娜和杜尚)的这种隔代遗传的、非职业生涯来说,这个细节也许可以说是一个额外的诱因。^[8]

祖父还为两个年长一点的外孙教授版画印制技术,并对外孙们的视觉教育起到促进作用。杜尚早年对印刷和出版的兴

趣——后来他将这一兴趣很好地应用到他的编辑事业中——就是他祖父不倦教诲的反映。

苏珊娜出生十多年之后，杜尚的另外两个妹妹伊冯娜和马格德玲娜降生。杜尚在1911年创作了一幅“半立体主义”的肖像画使她俩不朽，这幅画的名字很古怪，叫做《被撕成碎片的伊冯娜和马格德玲娜》（费城艺术博物馆）。杜尚夫人对女儿出于本能的偏爱让杜尚心中深藏忌妒，这幅画也许就是这种忌妒心的表露。同年，在卢昂，他还画了一张马格德玲娜的素描画《关于小妹妹》（纽约所罗门·R. 古根海姆博物馆），在这幅人物素描中，模特的姿态和前景中的蜡烛“拙劣模仿”了乔治斯·德·拉·图尔的黑色构图。

在闯出自己道路之前的杜尚是一个来自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家族的一个年轻人，父亲的祖先来自奥弗涅地区，母亲的祖先来自诺曼底。他深受狭隘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他依然是这个家族，特别是这个艺术家的家族的一部分，对这个家族他有着一种十分孝顺的尊重。但他远不满足于此，他一直通过种种策略使自己与杜尚家族脱离开来，以更迫切但有限的雄心来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自己心灵的“独特”品格。受到朱莉娅·伯特兰的影响，同样也受到他在一篇文章《单身汉和他的财产》^[9]中发现的马克斯·斯特纳（1806—1856）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杜尚心中装着未来，努力“追求智慧，知识，或者启蒙”，并一心“向老前辈学习，在纯粹和‘绝对’中使自己卓然超群”^[10]。

虽然他当时不可能知道，他将逐步扩大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改变艺术品的定义。

1904 年秋，杜尚通过毕业会考，完成了高乃依中学的学业。高乃依中学是卢昂最受尊重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古斯塔夫·福楼拜和盖伊·德·莫泊桑就毕业于此校。杜尚以前获得过数学和绘画的多种奖项，现在到巴黎与他的几个兄弟团聚。他先到住在蒙马特尔区科兰库尔特大街的雅克·维龙那里，然后进入了朱利安学院。第二年他没能通过巴黎美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于是回到卢昂，选择了子爵印刷厂的艺术交易培训课程。经过这段学徒经历之后，他得到了“艺术工人”的称谓，这个称谓使他得以缩短在军队的服役期。终其一生，他总是竭力使自己远离那种纪律约束。

杜尚最初的画作带有莫奈、塞尚和印象派的传统风格。这些画唤起他的童年记忆：家乡的教堂，诺曼底度假地的海景和陆地景色，或者是安坐在扶手椅里的父亲的肖像。家庭成员或童年好友成了他最初的学术研究的模特，他很早就安排这些画作在诺曼底绘画沙龙展出。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创作了一系列的铅笔素描画，表现了他哥哥画室生活场景或蒙马特尔街头的风情。他靠为《玩笑》和《法兰西信使》等出版物画漫画来谋生，并将这些漫画定期在巴黎冰宫的幽默艺术家沙龙展出。这些画作中有一张表现了夫妇生活的一个小场景，发表于 1910 年 8 月 10 日的《玩笑》。一个男人坐在镜子前梳头，同时一个女人坐